

原客通婚—賽夏族女性在客家家庭的生活

指導教授：陳鸞鳳 教授
組員：10410325 許芸華
10410327 林秀慈

簡介

受訪者趙虹瑛女士為賽夏族女性，家中共有十一個兄弟姊妹，部落位於新竹縣五峰鄉，緊臨泰雅族部落，與泰雅族多有接觸、交流。

- 1.家庭背景：部落工作機會少，以換工、以物易物的經濟模式，經濟狀況不佳，從懂事開始便幫忙家裡的農作，在十六歲時因為需要幫忙家計到平地工作。
- 2.家庭教育：爸媽都認為雖說生活艱苦，但該知道的知識也一定要學，所以家中的十一個孩子都有念到小學畢業。
- 3.宗教方面：母親是天主教，父親受到漢人影響信奉道教並非部落傳統信仰，故受訪者從小到大也是信奉道教，與客家人並無太大差異。



人生經歷

小學畢業後在家裡幫忙務農，因為部落裡沒有其他工作機會只好到平地工作，十六歲時到了竹北台元紡織廠工作，離開部落後常會受到一些歧視言語的對待，被稱呼「番媽」、「番人」等不尊重的稱呼，心裡其實不太舒服但聽久也習慣了。在十七歲時遇到攜手四十餘年的丈夫，相互陪伴了三年，在二十歲時步入婚姻，且在不久後就生下了第一個孩子。

婚姻

決定要結婚時受到了雙方父母的反對，受訪者的母親認為兩個族群之間許多的文化信仰習俗習慣都不太相同，害怕女兒不適應持反對的立場，而父親則是因為自己的妹妹也嫁給客家人，認為兩個族群結婚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婆婆對於原住民也有刻板印象，認為原住民常不務正業、愛喝酒，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也反對兩個族群通婚，但在雙方的堅持之下兩人還是結婚了。

婚後的生活經濟雖然也不太寬裕，但在丈夫、婆婆的照顧之下過得很幸福，在教育孩子方面兩人因為丈夫工作性質早出晚歸，在孩子的教養上未出現太大的狀況。本來雙方父母反對結婚的原因，在婚後都沒有出現，彼此的相處和諧，宗教生活習慣上都很相近，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出現。

婆媳關係

在婆媳相處上十分融洽，雖說婆婆在剛開始對受訪者有刻板印象，但開始相處之後慢慢了解受訪者也把受訪者當成女兒真心疼愛。兩人雖然在語言溝通不通（婆婆只會說客家話，而受訪者只會說國語），但靠著比手畫腳、別人幫忙翻譯溝通，也能夠互動。隨著時間受訪者慢慢學會了客家話，也能夠和其他親戚一起聊天，大家相處融洽。

族群認同

隨著嫁入客家庄的時間漸漸變長，慢慢覺得自己比較像是客家人，但對於自身是原住民受訪者從沒忘過，雖說嫁入客家庄四十餘年，但還是會說泰雅族語（因為部落鄰近泰雅族，故語言溝通都是使用泰雅族語，並非賽夏族語）。在兩人的孩子都比較認為自己像是客家人，因為生活地點是客家庄的關係，故對於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稍稍強過原住民的身分，但對於自己是原住民的身分並不抗拒、排斥，時常會到部落裡探訪母親的親戚，對於部落的情感也很深厚。



綜觀以上趙虹瑛女士嫁入客家家庭後的生活，我們以下列幾個概略的面向來探討趙虹瑛女士歷經的族群認同以及不同組群間互動的課題：

雙方交流

有人說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兩個家族的事。在建立婚姻關係前的第一步就是要獲得雙方父母親的認可，兩個來自完全不同族群的家庭，在一開始當然彼此都會有一些小小的反對聲浪，受訪者的媽媽認為要嫁入一個文化習俗不同的家庭會很辛苦，但是受訪者的爸爸則是認為只要兩個人相愛就好，因為她有三個姑姑也是嫁給客家人，所以爸爸認為族群的不同並不是建立婚姻關係的問題之一。

宗教面向

受訪者的原生部落是個充滿多元文化的聚落，賽夏族最初以多神信仰為主，但是在經過長時間的歷史洗禮之後，受訪者的原生部落幾本上以天主教信仰為根本，但是部落裡大部分的家庭卻也有著拿香拜拜的傳統。本以為賽夏族與客家人的宗教應該是不太相同的，可是受訪者說原生家庭與夫家的家庭宗教信仰是一樣的，同樣信奉道教，拿香祭祀祖先及神明。因此在宗教面向上，受訪者在進入現在的這個家庭後，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

人際交流

當建立婚姻關係後，勢必會面對到與雙方親朋好友人際關係的互動，而當受訪者進入婚姻家庭後，她所要面對的可能不只是婆媳問題，還有與親戚間的相處。受訪者的婆婆，對於這位來自不同族群的媳婦，她並沒有抱持著異樣的眼光來對待她，儘管兩人一開始無法以語言溝通交流，但是婆婆還是很耐心的以比手畫腳的方式來表達她想說的話，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關係建立，也是族群間能夠成功交流的指標，因為雙方都能夠選擇共同的溝通方式，進而建立良好的交流模式。與親戚之間的相處，雖然一開始也存在著語言的隔閡，但是在受訪者苦力學習客語，以及婆婆居中潤飾協調之下，彼此之間的相處也才漸漸地更加親密。

語言溝通

當兩個不同族群間相處時，首先會面對到的問題便是語言交流的過程，從古至今，許多歷史間族群紛爭的開始便是始於語言不同而產生的誤解。想當然爾，要組成一個家庭，語言勢必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受訪者壽小學教育，對於國語有一定的基礎認知，但是在部落生活時還是多以母語為主，有趣的是，受訪者的原生部落多以使用泰雅族語為主，僅有少數祖父母輩的長輩會使用賽夏族語，而多使用泰雅族語也僅知因為與泰雅族部落鄰近，並無法確實求證為何會使用泰雅族語。受訪者進入婚姻家庭後，家中成員轉變為多以使用客家語為主，這樣的轉變當然使得受訪者無法一時適應，但是經過受訪者努力不懈的精神後，語言溝通也不再是這個婚姻關係中的阻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受訪者現居的芎林鄉中坑村中，仍有十幾戶鄰居是原住民同鄉，因此在與鄰居閒話家常時，仍多以使用母語為主，這也是受訪者至今不會忘記如何使用母語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自我認同

對於受訪者自我的認同，我們可以先稍微就以下的圖來解釋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在中間「生物婚姻」那一塊是被包含在主觀論跟客觀特徵論，也就是說生物婚姻是一個有可能改變一個人對於自己族群認同的契機點。再回到受訪者本身來看，受訪者最初能夠認知到在建立婚姻前，雙方族群的文化習俗、生物婚姻不同，但是在經過生物婚姻這個條件，緊接著有了心理認同、態度接受，以及行為接受這些條件之後，使得受訪者的自我認同有了些許的改變，由原本的原住民身分角色轉變到逐漸認可自己是客家族群的一份子，當然在內心的身理本質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原住民的身分，但是在這個本質的架構下，卻能夠擁有著不同族群身分的認同，而這也是做這份研究最有價值意義的地方。現今的社會，資訊交通的革新，使得社會擁有多元包容的能力，人們也不再拘泥於擁護族群內婚的現象，反而更能接受多元文化所形成的多采社會形式。



與趙虹瑛女士於訪談時之合照

